

馬丁·伊登

傑克·倫敦

馬丁·伊登

吳勞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馬丁·伊登，一個普通的水手，愛上了一位資產階級姑娘羅絲，他發奮自學，想當作家。可是資產階級的編輯不要他的作品，連熱愛他的羅絲也不了解他的作品。他還是埋頭苦幹，嘗盡了世態炎涼的滋味。最後，他出人意料的成名了。這時，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都爭先恐後的來跟他結交，連本來已拋棄了他的羅絲也想跟他重修舊好，這一來使他看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偽善面貌。個人主義的思想阻止他回到人民的隊伍裏，他萬念俱灰，終於自殺。

本書寫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藝術家的悲慘命運，是傑克·倫敦的一部代表作。

Jack London
Martin Eden

根據 The Review of Reviews Company, New York, 1915 年版本譯出

馬 丁 · 伊 登

傑克·倫敦著

吳 勞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39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9 印張 17 5/29 插頁 1 字數 326,000

(原平明版印 7,500 冊)

一九五六年十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,000 定價(6) 1.40 元

馬丁·伊登

讓我痛痛快快的過一生！

讓我在美酒般的夢幻裏醉沉！

別叫我眼見這會腐朽的肉身，

終以至虛的軀殼歸於泥塵！

第一章

那人屏息地開了門，走進去，後面跟着一個小伙子，在尷尬的摘下鴨舌帽。他身穿帶着海水氣息的粗布衣裳，在這個寬敞的門廳裏，看上去顯然是不得其所的。他不知道拿自己的鴨舌帽怎麼辦才好，正想把它塞進上衣口袋裏去，這當兒，那人把它接了過去。這一下幹得又從容又自然，叫這個尷尬的小伙子感激得很。『他是明白人，』他這麼想。『他準會照應我到底的。』

他緊跟在那人的後面走，肩膀一搖一擺的，兩條腿不知不覺的張開着，好像這平坦的地板正隨着海浪的起伏在一忽兒上升、一忽兒下沉似的。他這麼搖搖擺擺的邁步，叫這些寬敞的房間似乎顯得太狹小了，他心裏懷着恐懼，生怕自己的寬闊的肩膀會跟門框子碰上，要不，把低低的壁爐架上的小擺設給撞下來。他在這形形色色的東西中間走着，時常東閃西避；這一來彷彿憑添了不少危險，實在這些危險只存在於他的心裏。在一架大鋼琴和房間中央一張高高的堆滿書本的桌子之間，空着好些地方，儘夠五六個人並肩走過，然而他還是懷着鬼胎似的走過去。他的兩條粗大的胳膊軟弱無力的垂在身子兩旁。他不知道拿這兩條胳膊和兩隻手怎麼辦才好，他激動的一看到一條胳膊似乎就要碰上桌子上的書本，就像一匹嚇慌了的馬兒似的猛的往旁邊一跳，差一點把那隻琴櫈子帶倒。他看見走在頭裏的那個人走起路

來從容不迫的，才發覺自己的走路樣子是跟別人不一樣的。他想到自己的走路樣子竟那麼古怪，一時不禁羞愧得痛心非凡。他前額上冒出了汗水，像一顆顆小珠子，於是他停了步，用手絹兒抹抹紫膛色的臉。

『等一等，阿瑟老兄，』他說，想用玩笑的口氣來掩飾自己的不安。『一下子叫我這樣，我可受不了。給我個機會定定神。你知道，我原不想來，再說，我想你的一家子也不會非看看我不可的。』

『沒有關係，』對方安慰的回答。『你不用怕我們。我們也是一樣的普通人——啊，有我的信。』

他回頭走到桌子邊，撕開信封就看，給這位生客一個定神的機會。這位生客會意，心裏很感激。他天生敏感、懂得好歹，因此雖然神色慌張，心裏還能感覺到別人對他的好意。他擦乾了額角上的汗水，臉色鎮定的朝四下望着，雖然眼睛裏還帶着慌張的神色，如同一頭野獸生怕掉在陷阱裏去似的。他走進了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，害怕會發生什麼事，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，明白自己的走路樣子和一舉一動都尷尬得很，又害怕自己所有的品性和能力全同樣的犯上了這種毛病。他很神經過敏、自慚形穢得不行，因此那人從信紙頂上偷偷的望着他的那一瞥喜盈盈的眼光，像匕首般熱辣辣的直扎進他的心裏。他看到了這一瞥，可是一點兒不動聲色，因為在他所學到的東西中間，有一項是怎樣控制自己。這匕首似的一扎，還傷了他的自尊心。他埋怨自己，原不該來，可是一方面又打下決心，既然來了，那不管怎麼樣，總

得熬到底才是。他臉上的線條變得硬繃繃的，眼睛裏閃着戰鬥的光芒。他比較隨便的往四下望着，目光炯炯的留意着一切，把這間屋子裏的美觀的室內裝飾的每一處小地方，都在腦海裏留下印象。他的兩隻眼睛生得很開，什麼東西也逃不出他的視野；當它們飽覽面前的美景的時候，戰鬥的光芒消失了，代替它的是一種熱烈的光彩。他對美是敏感的，這房間裏正有着給他感受的東西呢。

一幅油畫吸引了他的視線，把他給迷住了。一股大浪澎湃而來，衝擊在一塊突出的巖石上，弄得浪花四濺；天空中佈滿了低壓壓的挾着風暴的雲塊；那道浪濤以外，還有一條領港帆船，迎風直駛着，船身傾斜得使甲板上什麼東西都看得見，正在一個風雨欲來的傍晚的天空的背景前破浪前進。畫幅上洋溢着美，不可抗拒的把他吸引住了。他忘掉了自己走起路來的那副尷尬樣子，向畫幅走近一點，走得很近很近。美從畫布上消失了。他臉上顯出迷惑的表情。他眼睜睜的望了望這一片活像用油彩隨意亂塗出來的東西，然後走開去。全部的美一下子又回到畫布上去啦。『這幅畫會變戲法，』他想，接着就不再去想它了，雖然在感受形形色色的印象的當兒，他有時候還感到有些憤慨不平：竟然爲了變一個戲法，犧牲這麼多的美。他不懂得油畫。他從小看慣的只有五彩石印畫和石版畫，那些圖畫，不管你近看也好，遠看也好，總是線條明確而輪廓分明的。不錯，他也曾看到過油畫，在舖子的櫥窗裏看到過，可是櫥窗上的玻璃擋住了他的眼睛，使他不能如願以償的湊近去看。

他掉過頭去望那個在讀信的朋友，看到了桌子上的書。他眼睛裏頓時出現一股飢渴的

熱望，活像餓着肚子的人一看到食物，眼睛裏頓時露出貪饑的神色一般。他憑着衝動邁一大步，肩膀左一搖右一擺的，就到了桌子邊，開始親切的翻閱那些書籍。他看着一本本書的名和作者的名字，挑幾段文字閱讀一番，眼睛緊睜着，雙手撫摸着這些書本，有一次，還認出一本他以前看過的書。除了這本以外，可全是陌生的，作者也全是陌生的。他偶然翻到一本斯溫朋的詩集，就一直看下去，忘掉了自己在什麼地方，臉上紅通通的。他有兩次用食指按在看到的地方，把書閣上，看作者的名字。斯溫朋！他要記住這個名字。這個傢伙有見解，他一定體驗過五光十色的生活。可是，斯溫朋是誰呢？①他跟多半詩人一樣，死了上一百年了嗎？要不，他還活着，還在寫作？他翻到裏封面……哦，不錯，他還寫過別的書，好，他明兒早上一爬起來就上公共圖書館，去找幾本斯溫朋寫的東西。他又閱讀起來，讀得出了神。他沒有留心到一個年輕的女人走進屋子來。等到他聽見阿瑟的聲音，他才發覺，阿瑟說的是：

『羅絲，這是伊登先生。』

書本閣在他的食指上，他還沒有轉過身來，就給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感想弄得心裏卜卜跳，這感想不是由那個姑娘，而是由她哥哥的話引起的。他這個肌肉發達的身子裏，遍佈着直打哆嗦、感覺敏銳的神經。哪怕外界對他的知覺極輕微的一碰，他的思想、感覺和感情就

① 斯溫朋 (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, 1837—1909)：英國詩人兼文藝批評家，其作品以抒情見長，反對傳統，熱情奔放，為當時青年人所特別喜愛。

會像明滅不定的火焰似的飛舞、搖曳起來。他出奇的穎悟、敏感，他的萬分靈敏的想像力一刻不停的活動着，在分辨事物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。使他心裏卜卜跳的是『伊登先生』這個稱呼——他一輩子儘給人家叫作『伊登』，『馬丁·伊登』，或者光是『馬丁』。這一回竟是『先生』啦！他心想，這當然是了不起的事啦。他的頭腦好像一下子變成了一架巨大的照相機的暗箱，他看到自己的意識裏，一望無際的排列着一幅幅自己生活裏的情景：汽鍋室、水手艙、野營、沙灘、監牢、酒窟、傳染病院、貧民窟的街頭等地方的情景，在這些不同的場合中，人家對他的稱呼的方式，好比一根線，把這些情景貫串在一起。

跟着，他轉過身來，看到了那個姑娘。一見到她，他腦海裏的幻景便馬上消失了。她是一個蒼白、輕靈的人，生着一雙大大的、脫俗的藍眼睛和一頭濃密的金髮。他沒有看清她穿着得怎麼樣，只看清那身衣裳跟她一般的出色非凡。他把她比作生在一根纖細的枝條上的一朵蒼白的金花。不，她是一個精靈，一個天仙，一個女神；這般超凡脫俗的美，人間哪兒找得着！要不，也許書本上說得對，上流社會裏多的是她那種人。她才配被那個傢伙斯溫朋來歌頌呢。說不定他在描繪桌子上那本書裏的那個姑娘伊索爾特^①的時候，腦子裏正有着像她那樣的一个人呢。這一切視覺、感覺和思想等多方面的活動全是那一剎那中產生的。他

① 伊索爾特 (Isent)：阿瑟王傳奇中的人物，共有兩個：一個是愛爾蘭公主，為騎士特利斯特萊姆的情人，另一個是他的妻子，勃力頓尼的伊索爾特。斯溫朋用這題材寫成他的長詩里昂奈斯的特利斯特萊姆（出版於一八八二年）。

處身其間的現實境界可一刻也沒有給打斷過。他看見她的手朝他自己手邊伸過來，她一邊凝視着他的眼睛，一邊像男人似的大大方的跟他握手。他認識的娘兒們沒有這麼樣握手的。說起來，她們多半乾脆就不握手。種種聯想，他過去跟娘兒們打交道的種種不同的情景，像浪潮似的湧上他的心頭，大有淹沒一切的氣勢。可是，他擺脫了這些聯想，只顧對她看着。他從沒看到過這樣的女人。他過去結交過的那批娘兒們，跟她一比，真是天差地遠！一下子，他過去結交過的娘兒們都出現在她的兩旁，排成一行。在這彷彿永恆的一剎那間，他站在一個畫像陳列館的正中，她在那裏佔着中心的地位，四周陳列着許許多多女人的畫像，全得由他飛快的掃一眼來權衡輕重、測量大小，而她本人呢，就是輕重、大小的標準。他看到那些臉色憔悴的女工，還有市場街南面①的那些吃吃癡笑、叫叫嚷嚷的姑娘。接着出現的是牧場裏的女人和皮膚黝黑、抽煙捲兒的墨西哥女人。這些女人的形象又給排擠掉了，接着依次出現的是穿着木屐、走起路來裝腔作勢的、洋娃娃似的日本女人；五官生得小巧、給打上墮落生活的烙印的歐亞混血兒；身材豐滿、頭戴花冠、膚色棕黑的南海②小島上的娘兒們。

① 按市場街爲舊金山主要通衢，從東北到西南，斜貫市區，把市區劃分爲兩。市場街北面爲商業區：銀行、商行、大商店等多半開設在那裏，還有大飯店、劇場等娛樂場所。市場街南面爲聖堂區，是工廠、作坊、工人住宅、貧民窟的所在地，爲全市最古老地區，人口密集，物質條件很差。所謂的「市場街南面」通常就是指這地區。

② 南海 (South Seas)：南半球的海洋，特別指南太平洋。

所有這些人，全給一幫奇形怪狀的、夢魘般可怕的娘兒們遮沒了——那是在白教堂區①人行道上拖曳着脚步走的、邋遢的婆娘，灌飽了燒酒的老娼妓，以及這個廣大的地獄裏所有的那班滿口粗話、髒手髒脚的母夜叉，她們用可怕的女人的形相作偽裝，折磨着水手、海港裏的窮鬼和人間地獄的渣滓。

『請坐吧，伊登先生，』姑娘在說話了。『自從阿瑟告訴了我們，我一直盼望着見到你呢。你那次真勇敢——』

他不以為然的揮揮手，喃喃的說他幹的事根本算不上什麼，隨便哪一個都會這麼幹的。

她留意到，他揮動着的那隻手上有些在收口的新擦破的傷痕，再一望另一隻軟弱無力的垂着的手，也是同樣的情形。她的機靈、敏銳的眼光還注意到他腮幫上有着一條傷疤，還有一條露出在前額的頭髮下，另外還有一條一直往下，一端被漿硬的領子遮住了。她看到他紫膛色的脖子上那道給硬領磨擦出來的紅痕，忍不住想笑。他顯然是用不慣硬領的。她的女性的眼光也注意到他穿的衣裳、廉價而不美觀的剪裁、上衣肩部的皺紋以及袖子上的不少皺紋，這說明了他的鼓鼓囊囊的兩頭肌的所在。

他一邊揮着手、喃喃的說他根本說不上幹了些什麼，一邊聽從了她的吩咐，預備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。他先羨慕的看她從從容容的坐下來，才蹣跚的朝她對面的椅子走去，滿心感覺到自己的一副尷尬相。這對他是一種新的經驗。他一輩子到這時為止，從來沒有想到過

自己的一舉一動到底是文雅還是尷尬的。這一類關於自己的想頭，從來沒有鑽進過他的頭腦。他小心翼翼的在椅子邊上坐下來，給自己的兩隻手弄得苦惱不堪。隨他把手放在哪裏，它們總是礙事。這時候，阿瑟正走出房去，馬丁·伊登用懇切的眼光目送着他。他一個人跟這個蒼白的、天仙似的女人就在這間屋子裏，感到不知所措。沒有酒保，可以叫酒，沒有小廝，可以打發上街角去弄一罐啤酒來，用這種社交聯歡用的飲料，叫友誼之樂交流。

『你頭頸上有那麼一條傷疤，伊登先生，』姑娘說話了。『那是怎麼弄的？我相信，一定有段冒險故事吧。』

『給一個墨西哥人扎了一刀，小姐，』他潤潤乾燥的嘴唇，清了一下嗓子，才回答。『打了一場架就是了。我奪掉了他的刀子，他還想一口咬掉我的鼻子呢。』

雖然他講得輕描淡寫，他眼前却出現了那個炎熱的星光燦爛之夜，在薩利那·克魯茲的那一幕熱鬧的情景：一片白色的沙灘、海港裏蔗糖汽船上的點點燈火、遠遠喝醉了酒的水手們的話聲、推推擠擠的碼頭工人們、那個墨西哥人臉上的怒火、星光下一雙惡狠狠的眼睛裏的兇光、鋼刀扎進他脖子時的刺痛、鮮血的湧流、旁觀的人羣和叫喊聲、兩個身子，他的跟墨西哥人的，緊揪在一起，滾來滾去，抓起一撮撮泥沙，從遠遠的什麼地方還傳來一陣叮叮咚咚的柔和的吉他聲。當時正是這光景，他回想起來，感到神往，心想不知道畫牆上那幅領港帆船的那個人有沒有本領把它描繪出來。他想，白色的沙灘、星星、蔗糖汽船上的燈火，畫出

來一定精彩，再說，沙灘中央那兩個打架的人周圍，還有一羣黑黝黝的人呢。他以為，那把刀子也該畫上去，它在星光下閃亮着，看起來一定出色。可是這一切，他在話裏一點兒也沒有透露。『他還想一口咬掉我的鼻子呢，』他到末了說。

『啊，』姑娘說，聲音又微弱又悠遠，他注意到她那富於表情的臉上露出吃驚的神色。

他自己也不由得感到吃驚，給太陽曬黑了的腮幫上竄得微微黑裏透紅了，可是自己却覺得腮幫熱辣辣的發燙，好像在鍋爐間裏就着敞開的爐門似的。像尖刀相撲的打架這一類下流事，顯然不是跟小姐談話的適當的話題。書上寫的人們，她那個階級的人們，是不談這種事的——再說，也許他們也不知道有這種事呢。

他們想進行的談話就這麼停頓了短短的一會兒。接着，她用試探的口吻問起他腮幫上的傷疤的事。他一聽她問的話，就發覺她正在拚命講他愛講的話，因此打定主意要放棄自己的，講她愛講的話。

『這大不了是椿意外，』他說，一邊伸手摸摸自己的腮幫。『有天晚上，在一段無風的時期裏，浪可打得高，把主帆桁吊索給沖斷了，跟着轆轤也掉了。那根吊索是用鋼絲繞成的，像條蛇似的來回直搖晃。值班的大夥全想抓住它，我衝上前去，給甩了一下。』

『啊，』她說，這一回可帶着會意的口氣啦，雖然暗地裏覺得他話裏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，她弄不懂『吊索』是什麼、『甩』又是什麼意思。

『斯淮朋這個人，』他開始實行自己的計劃，可是把『i』竟唸成了長音。

『誰呀？』

『斯淮朋，』他重說了一遍，還是用那個錯誤的發音。『那個詩人。』

『那是斯溫朋，』她矯正他。

『對，正是那個傢伙，』他結結巴巴的說，腮幫上又熱辣辣起來啦。『他死了有多久啦？』

『什麼，我可沒有聽說他已經去世了呀。』她驚奇的對他望着。『你在什麼地方結識他的呢？』

『我從沒見過他，』對方回答。『可是就在你進來以前，我在那邊桌子上的那本書裏看了一些他的詩。你喜歡他的詩嗎？』

他一提出這個話題，她就滔滔不絕的談起來。他覺得好過了一點兒，就把身子從椅子邊上微微的挪進了一點兒，兩隻手緊緊的抓住了椅子的把手，好像這把椅子會打他身子下面溜掉，把他摔倒在地板上似的。他總算叫她講她自己愛講的那套話了，當她滔滔不絕的往下講的時候，他拚命用心聽着，奇怪她那個漂亮的腦袋裏竟藏着那麼許多知識，一邊陶醉在她臉上的蒼白的美色裏。他聽得懂她的話，雖然打她嘴裏熟極而流的掉出來的那些生疏的字眼兒，以及他頭腦裏從未印進去過的批評詞句和思想方法，叫他感到費解，然而這些詞句和思想方法刺激着他的思想，叫它興奮。這就是精神生活，他想，這就是美，既溫暖又奇妙，他絕對想不到竟會是這麼樣的。他忘掉了自己，用飢渴的眼睛緊盯着她瞧。這個女人值得你爲

◎ 按斯溫朋逝世於一九〇九年，本書故事的時間背景是二十世紀開頭的幾年，當時詩人尚未去世。

她活、去贏得她、爲她奮鬥——對，還值得爲她死呢。書上說得不錯。世界上真有這種女人。她就是其中的一個。她給他的想像裝上了翅膀，於是一幅幅巨大、明亮的畫面自動的展開在他眼前，在這些畫面上，模模糊糊的隱現着一個個巨大的浪漫傳奇上的人物，他們幹下了英雄事蹟，爲了女人——爲了一個蒼白的女人，一朵金色的花。通過了這幕搖搖晃晃、顫抖抖的幻象，像通過了一片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一般，他緊瞅着這個有血有肉的女人，她就坐在那裏，儘談着文學和藝術。他也在聽着，可是一方面只顧緊瞅着對方，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死盯着不動，也不知道自己本性裏一切男性的氣質全閃耀在這雙眼睛裏了。可是她，雖然對男人的世界簡直什麼也不瞭解，身爲一個女人，還是強烈的感覺到這雙火辣辣的眼睛裏的力量。過去從來沒有男人對她這樣看過，這叫她發窘。她說話結結巴巴的，時常打頓兒。議論的線索也找不到了。他叫她着慌，可是話說回來，被他這麼瞧着，可又叫她說不出的歡喜。她的教養警告她：有危險、有錯兒，這是微妙、神祕而又誘人的；同時她的本能却在她身子裏響起號角般的聲音，慫恿她越過等級、身份、得失，來接近這個從另一個世界裏來的旅人，這個粗手粗腳的小伙子，手上帶着傷疤，用不慣硬領，脖子上給磨出一道紅痕，這個小伙子，再明白也沒有，給粗俗的生活沾污了，弄髒了。她是潔淨的，她的潔淨的本性起了反感；可是她是女人，她正巧剛剛開始懂得做女人的矛盾。

『我說的是——我在說些什麼呀？』她一下子頓住了，想到自己給弄得這麼尷尬，不禁樂得笑開了。

『你說的是，這個斯溫朋所以不能成爲一個偉大的詩人，是因爲——你就只講到這個地方，小姐，』他提醒她說，一邊覺得好像一下子餓起來了，並且一聽到她的笑聲，脊梁上就一陣陣直癢，癢得好舒服，活像有蟲在爬上爬下似的。他心想，真像銀子，真像銀鈴兒在響叮噹，這一剎那，他就一下子給帶到一片遙遠的土地上去，那裏，他坐在粉紅色的櫻花下，抽着煙捲兒，聽尖尖的寶塔上噹噹的敲着鐘，召喚足登草鞋的信徒們去頂禮膜拜。

『不錯，謝謝你，』她說。『斯溫朋所以失敗，歸根結蒂一句話，是因爲他，嗯，太粗俗。他有不少首詩根本就不應該讓人看^①。真正偉大的詩人的每一行詩句裏都充滿着美麗的真理，它喚起人性中一切崇高而尊貴的品質。偉大的詩人的作品一行也不能刪掉，刪掉一行，世界就受一分損失。』

『我讀到的那一點兒，』他遲疑的說，『我原以爲是了不起的。我壓根兒不知道他竟是那麼一個——一個下流坯。我想，他在旁的作品裏才顯原形的吧。』

『你剛才看過的那本書裏就有不少行詩句可以刪掉，』她說，聲調一本正經的，又堅決又獨斷。

『我準把它們給漏了，』他說。『我讀到的可全是好貨。它們全像點着了火、亮閃閃的，直亮到我的心坎裏，把裏頭照得通透明，像太陽或是探照燈那樣。它們給我的感觸就是這麼回事，可是，我想我對詩是不大在行的，小姐。』

① 斯溫朋寫了不少豔情詩，爲當時維多利亞朝的正人君子們所不齒，甚至有人稱他爲猥褻主義者。